

文 藝 新 集

4

遠 方

碧 野

建 國 畫 庄 發 行

文藝新集

4

遠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外埠函購

著者：碧野

整理人：唐秉彝

發行所：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印刷者：南方書館

重慶民權路三十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初版

目錄

遠方.....

(一一)

將軍的夢.....

(一〇九)

遠方

五月的榴花

紅遍了天涯。

太陽已經爬到天中心，那藍色天空上流動着的白雲，像是一遍嫩綠的大草地上覓食的溫馴羊羣。在赤熱的陽光照耀下，那被石榴花染紅了頂峯和凹谷的鳳凰山，和像一座烈饑熊熊的噴火山。在鳳凰山腳，那四週一望無邊的大土原，敞開了金色的麥田，這正是可愛的麥收季節；但是現在，鳳凰山是寂寞的紅，田野是寂寞的金黃，這裏，已經看不到鋤刀在陽光下辛勤地閃着白光，已經看不到牛隻在滿裝麥穗的大車下滾出來歡欣的鈴聲，沒有農人們的吆喝，沒有孩子們的叫嚷，沒有農婦們在田塍上拘着嬰孩餵乳時的哼唱。除了飢餓的老鵝和鬼里鬼氣的麻雀在啄食着穗頭上的麥粒之外，一切都是靜謐的，寂寞的，往日揮汗勞作的農人們，好像都變成了蚯蚓，鑽藏在深厚的土層裏去。這可愛的麥收季節的無邊田野，現在竟成了一遍荒海。

然而在這寂寞的山野中，有着一種新奇的景象：鳳凰山的幾個山口上，隱蔽地架上了六門戰車砲，每條被荒草遮沒的山徑上，佈着散亂的馬蹄痕——這生命的痕迹帶來了戰爭的氣息，山坳古樹上棲宿的鷹羣，搭翅衝上半空，不安地在盤旋着。那偶而的馬嘯聲，使一些躲藏在洞中的狐，黃羊子和兔子嚇得豎尖耳朵哆嗦。……

在鳳凰山的尖頂，在那被石榴花樹，草莽和紫棘叢掩蔽着的一座古塚前，出現一個黑黑的強壯多毛的中年男子，他的皮膚曾被烈火烤紅，又被太陽曬黑。他沒有戴涼帽，只穿着一身被汗水、機油和煤屑弄髒了的汗衫和短椅子褲，頭髮枯硬，像是秋後的亂草。他在古塚焦躁地徘徊着，他望望脚下山野的寂靜和荒涼，望望天邊的白雲，好像心頭有着無限的思慮。

無疑的，他是有意躲避開他的伙伴們的，獨自來到這山頂的古塚前徘徊。這紫棘叢中的古塚，在那被草叢遮着的殘破墓碑上，刻着斑剝難辯的幾個大字：「楚虞妃之墓」。這是評書上常常說到的秦漢間一代英雄楚霸王項羽愛妾的墳墓。虞妃，這個屍骨停臥荒山已千年的女子，曾隨項羽到處征戰。……在這次憑弔中，好像觸動了這黑男子的心事，他兩眼有點昏茫，牙齒咬嚼着嘴邊硬刺刺的蟲氈。

「噓——」他寬闊的胸膛高高地數漲着嘆了口氣。這次和他一起從徽山湖南邊大戰場跑出來的七百個伙伴中，有六百個是鐵路工人，在六百個鐵路工人中，他不過是機關車上的一個渺小爐夫，爐火把他烤紅，太陽又把他曬黑。但是他除了知道怎樣添煤，怎樣開置火門，和怎樣用鐵通條去攪弄大煙爐之外，他却

比旁的工人多延些地方，多看到一些世面，多懂得一些事情。從東邊海溝拍岸的連雲港，到西北高原風砂迷漫的長安和寶雞，那散佈在幾千里長鐵路線上的每一個大小站口都印有他的腳跡。七八年的爐夫生活，黑色兇暴的機關車頭，把他從東邊送到西邊，又從西邊送到東邊，那貼進站口的每個城市的街道和店鋪，他熟悉得像數他自己身上的鈕扣一樣。

在連雲港，他愛獨自兒帶着滿身煤屑跳進海灣裏去洗鹹苦的海水澡；在鄭州，他愛到河北沿唱河南土戲的戲院裏去掛個對聯（註）；在潼關，他愛結伴在黃河淺灘上摸魚；在長安，他却又愛獨自兒到國民主場去聽聽評書。這樣的，在隴海線各個城鎮的習俗和風味他都嘗遍，一年又一年，他沒有妻和孩子，拍拍屁股沒有一絲牽掛，他每月用汗水掙來的一點工錢，都爲了朋友花在酒肉上。……在鐵路工人中，他的爐

夫職位本來是很低微的，但是他從長年奔走各地所得來的知識和經驗，卻可以在鐵路工人羣中誇耀。每當一個伙伴病了，他總是盡量把工錢拿出來給病人治病，誰要他在路上帶點應用的東西，他從沒有拒絕過對方。有一次，火車在一座橋邊出了軌道，他立即從乘客那裏借到一件紅襖衫，跑到半里外強阻止一列急行的兵車；又有一次，一幫土匪在路旁開槍把司機打出了腦漿，他竟大胆地用不熟練的技術開起機關車的馬力，把全車人救出了險境。他的良善的心地和勇敢的行爲，使到一般鐵路工人對他起著敬愛。

（註）舊力門賣站票站在戲院左右兩側看戲，有如掛對聯。……

現在，他站在堤岸上，回想起七八年來在鐵路上奔波生涯，想起了藍色海邊的運煤港，想起了有風味的古老晏安，想起了那坦臥在鐵路兩旁每個熟悉的大小城市，想起了那谷實殷實的廣大田野，綠樹的村莊，明亮的湖泊，更想起了失散的伙伴們。因此，他又不禁深深地嘆了口氣。雖然，現在身邊腳踏著七百多個伙伴的步子，向着同一個戰鬥目標前進，但是那往昔生活的影子，却清晰的映在他的心上，使他起著懷戀。是的，那煤屑脫離機關車上的生活，磨折了七八個年頭，不過那粗獷富朝的日子却使他寄予無限的思念。

現在，這近千的人馬能够集結在一塊，真也不容易。當前幾天的大突圍中，他們鐵路工人是最後退走的，他們在列來不及衝出包圍綫的鐵甲車上弄到了一些槍支和槍彈，又在南邊十公里的二堡，碰上了二隊工兵，工兵們因為執行破壞橋樑和軍事建築物的任務，退得也比較遲，這隊工兵沿途搜集了六門戰車砲和一羣馬匹，因為他們人數少，自願和鐵路工人們合併在一起行軍。但是今後的路程是遙遠的，在這段遙遠的路程中，未來投給他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

從石榴花紅遍的鳳凰山嶺，他遠眺着那有如水萍似的綠樹陰濃的靈璧城，他又輕輕發出一聲嘆喟……

一個長腿長頸子鸞般的工人，從掩沒膝蓋的荒草小徑中爬上山頂來，後邊跟着一個赭色綠軍裝的人，那人背着一個布囊，神色非常疲憊。……

「命令，有人要見你！」驚慌的工人走上來，搖動的揮了揮胳膊，他不懂得什麼禮節——一個紅綠旗手的工人。他的揮胳膊招呼的手勢，就好像是對着一列火車擺動着紅綠旗子。工人命令，立刻去。被工人稱呼做司令的這個機關車爐夫，凝靜地望着那走在後面的大兵。

「路明，一當上司令就不認得朋友了嗎？」那大兵用打趣的口氣說，緊接着一陣哈哈。

「呵，是史參謀嗎？誰想到你穿上大兵的衣服了呢！」爐夫高興得跳上去，兩手用力地捉住了對方的肩膀。

「火鞭，你還是這股子猛勁！」史參謀覺得兩隻肩膀有點發痛。

人家都愛用「火鞭」這個綽號來稱呼這個爐夫的路司令，因為他正直，勇猛，性剛，是一個性格開朗而富有熱烈情感的人。

史參謀是在微山湖南邊戰地上和路明認識的。那天路明跟着一列鐵皮車西行，鐵皮車廂裏一半載着從火線上受傷下來的士兵，一半載着俘虜過來的日本兵。當火車開到楊樓站的時候，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傷兵們氣兇兇地持着刀和棍子，從這個車廂衝到那個車廂，把日本俘虜狠打了一頓。在這個時候，機關車頭上蹲着一個黃呢子軍衣的人，車下忽然跳上來一個冒失鬼的士兵，揮起一把大刀往那穿黃呢子軍衣的人直砍，路明看看情勢不好，連忙用一把鐵鏈阻攔住了往上跳的兵士。而那個被救命的人就是現在的史參謀。

當時史參謀在火線上受了點傷，打算到鄭州後方野戰醫院去養一養。他爲了感謝路明救了他的命，就買了

兩隻燒鴨和一瓶白乾酒在機關車上和路明對喝起來。後來他倆又在那裏車站上相見了一次。路明一個好脾氣，就是見面熟識，因此他和史參謀結交做朋友了。

「史參謀，你怎麼找到這裏來啦？」司令路明收斂了笑容，注視着因張途跋涉而極疲勞了的對方。這「還不是你的這個眼饞把我攔住的！」史參謀用冷冷的眼光瞟了這下站在旁邊驚駭的工人。工人的屁股上顯然露出了一支手鎗嘴。「要不是那次楊樓出事的時候那個司機認得我嗎。今天我老遠還不就在山下活活地做了剝皮鬼！」

「得啦，得啦！」路明指了指驚慌站着的工人說：「要不是他嗎，咱們哥兒倆怎能在這兒見面呢？」

隔了一會兒，路明問道：

「老史，你攔的是什麼玩意兒？」

「地圖。」
「那些地方的？」
「全個安徽省的。」

「全個安徽省的。」

「呀，我的老伙伴，我正發愁沒有它哩！你想想，沒有軍用地圖，我不變成了瞎子司令嗎？怎樣子去行軍打仗呢？」路明簡直快樂得孩子般的，在古板圖騰跳一陣子。

「我沒有辦法跟上軍部了，就讓我跟着你的隊伍混吧？」史參謀用徵求的眼光望着路明。

個「老朋友」，升係一級，當我的參謀長吧！哈哈！」一路明直朗的笑聲震響了琺瑯的山壁，當天晚上，

開路明帶着史參謀和驚鷺般的工人離開了虞妃墓，往山坳的深草徑中走去。

「老兄，你瞧滿山的石榴花多麼紅！」路明揮着粗胳膊說

長如史參謀望山野的四週，欣賞地圖答道：「這爲青樓欄珊云云語，建寧縣離大寇民快兼一開青見

平

○ 諸君欲知此書之妙處者請向上海商務印書館函購可也

太陽漸漸斜西，在山坳裏的一大片石榴花林中，可以聽見勁腳深谷裏溪流的奔激聲。在響動着溪流的谷沿上，有一匹寬胸脯的赤馬向着石榴花林這邊走來，馬背上的騎者像一尊砲般的發黑。——

在石榴花林中傾斜的空地上，響動着馬匹的焦躁的蹄聲，響動着砲車輪子的碰擊聲，響動着刺刀鞘的摩擦聲……六百多個鐵路工人和一百多個工兵的聯合隊伍在集合着。砲車，人和馬匹，把整個石榴花林

甲的空地擠得滿滿的

那匹寬胸脯的赤馬穿過石榴花林，那發黑得像一尊砲殼的騎者用手撥開石榴花林，榴花映着他的黧黑

「呵，我們的司令來啦！」誰在輕聲地說。

「瞧，從前跟我升火的爐夫，現在變得多麼神氣啊！」一個三等機關車的司機，碰過旁邊一個人的肩膀。

「不要多嘴，當心這個火性的傢伙！」一個工人用警告的口氣低聲地說。

路明把赤馬拴在一棵粗大的石榴樹上，然後走到凹形集合着的隊伍跟前站住了。

「老伙伴們！」路明開始用粗獷的嗓子說起話來：「我路火鞭是一個低賤的爐夫，是一個沒出息的粗手粗腳的傢伙！不過，大家在二堡把我推做司令，我老弟也就只好厚着臉皮承担了！」他把白沫吐了一口，然後把兩臂一張：「這個時候，咱們總算平平安安地到了靈璧，但是咱們各人小布袋裏糧秣只剩下半啦，咱們不能死死廝守在這山上。」他把話頓了頓：「今天，咱們隊伍裏新來了一隻老馬——」說着，他把一隻手伸向站在不遠的史參謀：「一個老隊伍裏呱呱叫響的參謀官！有辦法，有計謀，不說是賽諸葛亮吧，也賽得梁山泊裏的吳用！這次，他帶來了全安徽省各處地方的軍用地圖，咱們不再像瞎子亂摸路了！是呀，現在先把隊伍整編好，連夜渡過沱河去！在沒有整編隊伍之前，我老弟請求大家另外推一個有見識的人當司令！」

凹字形的隊伍裏忽然起了一陣不安的騷動。

路明用牙齒把嘴邊的髭髯咬得刷刷地響：「不是我路火鞭偷懶，確實是見識太低啦，一個爐夫那裏配

當司令呢！」

「我是一個新來的伙伴，我第一個擁護路明，照舊當他的司令！」史參謀把捏緊拳頭的右手高高地舉

起，

「路明，照舊當我們的司令！」幾百個人亂嘈嘈地叫嚷起來。

「好，好，大家要是聽得起來，我路大鞭來當你們的司令，那麼以後就一定要聽我的命令！」

「聽命令！」一片風吹山林般的吶喊聲。

「好，我現在就有三個命令：頭一個，咱們是工人的隊伍，路上千萬不要攔阻咱們窮苦的老百姓！第

二個，隊伍每達到了一個地方，大家不許亂跑，吃，喝，往自有我想辦法！第三個，要是路上碰見了日本

兵，大家要沉住氣聽命令打仗，誰丟了一根槍，誰就要挨槍斃！以上這三個命令，大家聽不聽？」

「聽！」又是一片風吹山林般的吶喊聲。

立即，隊伍就編成了三個游擊中隊，鐵路工人槍少，編成兩個中隊，士兵有作戰經驗，雖然人少，槍

却比較整齊，編成一個中隊，三個中隊就合成一個游擊大隊。

路明仍舊當司令，史參謀當工兵中隊長。

當太陽落進山林後邊，暮色用迷茫的面紗罩到大地上的時候，四個騎兵斥候和六個步兵斥候先走了。

一直等到第一顆大星浮現在天空上，大隊才離開了黯紅色的鳳凰山，開始了夜行軍。

在蒼茫無邊的原野上，一大隊兵馬像長蛇般的在行進着，騎兵、步兵、戰車砲隊，又是騎兵。……

亦在雲霧中飄蕩。一大塊其黑如墨的雲，在雲霧中飄蕩，雲霧中飄蕩，雲霧中飄蕩。

直直地降下一陣大星，降下天空。大星降下，降下天空。大星降下，降下天空。

離開鳳凰山渡過了乾河的第三天早上，微雨霏霏地下着。那遙遠天邊灰沉沉的一朵黑雲層裏，不時發閃出一片青色的電光，隨着是一陣隆隆的隱雷聲。

在淮河北岸，那長滿着蘆葦和蘆葦的河灣裏，游擊大隊在渡着河，細雨把人和馬都淋濕了，那黃色的雨衣在滴着水珠子。飢餓的馬們在河岸上啃食着青草，鐵路工人和工兵們摘下發香的蘆葦葉，當做帽子戴在頭上。

淮河漲了水，大梁的浪頭互激成浪花，浩大的長流叫嚷着直向東方奔瀉。河裏連一隻渡船的影子也沒有，只能夠看見在近邊的河灣裏停放着兩三隻被攔不攔樣子的船身。這河灣是雙溝的渡口，從灣右邊的一片蘆葦和蘆葦葉的斷梗看起來，可以知道這個渡口昨天或前天曾被日本飛機轟炸過。

今天是雨天，日本飛機不會來，天空倒覺得甯靜。

雙溝的老百姓差不多都跑光了，只留下一些老頭子和老婆子。只留下一些老頭子和老婆子。

兵工們拿着斧子到雙溝鎮後邊去砍樹，三分之一的人砍着，三分之二的人把樹扛回岸編做大木排，預備渡河。

備渡河。

在鎮後靠近森林的一家窮戶的破陋草屋子裏，一個工兵班長好像發現了什麼，他好像發現了什麼，他好像發現了什麼。

「牠是上個傷兵和一個女學生，兩班要同着道，漲過道回來兩班。」

「呵，女學生？他們兩個在……？」另外一個工兵歪裂着嘴巴，猥褻地笑着問。

「那裏？」班長正色地說：「屋子裏，起細雨，看鐘啦與他們聊天。」——

「那裏？」班長正色地說：「屋子裏，起細雨，看鐘啦與他們聊天。」——

「紅河河岸上的樹幹編成通幾個大木排，鐵路工人和工兵們把它們拖到河灣的水裏去，第一批先讓馬匹和六門戰車過渡河，大木排一個一個地接連着被水浪斜沖過河南岸去，雜色的馬匹在戰車周圍擺動着各色各樣的長馬尾，大木排上綁緊的鐵鏈工人和工兵們，在浪花中呼喝，掌握着大木排的流向。北岸上黑壓壓的人羣却在陰雨淋淋中大聲地吶喊助威，刻刻地叫喊：『……』」

「半個鐘頭後，大木排才被先渡過南岸去的鐵路工人和工兵們拉到水的上游斜放過北岸來，於是聚集在北岸上的人都被這個大木排壓着地跑到南岸去，」——

「一踏上南岸，鐵路工人和工兵們就突然活潑起來。在向泊崗進發的路上，隊伍踏着雨中的泥濘，大隊裏每個人的脚下雖然辛苦，但是每顆心上都跳着三樣異樣的喜悅：第一，渡過河，第二，渡過河，第三，渡過河。」

隊伍跑到野路拐彎的地點，人們的旗子總是拉得長長地伸出行列去，望望跟在司令馬後邊的那個短髮姑娘，她的身材是細長的，穿着一件黑襯衫和一條灰色馬褲，短髮上飄落着一點點晶瑩的雨珠子。

那個那個着參加進來的傷兵，一顆子彈穿過了他的左胳膊，司令分給他一匹小馬騎着，因為有了那個姑娘，就沒有人去注意他了。

「哎哎，這朵花兒不知會插到我們那一堆牛屎上呢！」在鐵路工人中隊和工兵中隊銜接的地方，一個工兵自嘆自嘆地說。

「那將來還不是讓我們叫他做司令太太？」一個鐵路工人把話搭了上去。

「司令嗎？看他那一副長相：硬鬍子，滿身黑毛蟲似的，天下男人死絕了也還輪不上他呀！再說罷，女人那一個不是水性楊花，她只愛傍着水生長，那能在牢也掣不動的乾地上開花？」一個老營場子的工兵副班長興奮地噴着大點點的煙沫。

「這樣一說，這朵花會插在誰的身上呢？」鐵路工人裏邊一個麻臉的岔道夫說。

「插到你的麻臉上！」老營場子的副班長惡意地皺着仰天鼻子回答。只有司令副班長自己閉門前

「插在你的仰天鼻竇上！」岔道夫也不示弱。

「得啦，得啦！」一個獨眼龍的工兵低聲地叫着：「你們都不願意讓她一插，就讓我來一插！她吧

「得啦，得啦！」一個獨眼龍的工兵低聲地叫着：「你們都不願意讓她一插，就讓我來一插！她吧

「得啦，得啦！」一個獨眼龍的工兵低聲地叫着：「你們都不願意讓她一插，就讓我來一插！她吧

「得啦，得啦！」一個獨眼龍的工兵低聲地叫着：「你們都不願意讓她一插，就讓我來一插！她吧

「得啦，得啦！」一個獨眼龍的工兵低聲地叫着：「你們都不願意讓她一插，就讓我來一插！她吧